永遠的情人——微積分

王道一

從進高中以來,就一直看著微積分站在 高中數學之塔的頂端,扮演著承上啓下的地 位。如今我即將進入大學正式開始學初微,雖 然總覺得三年當中只跟她進步到「熟悉」的層 次,沒有跟她成爲親密伴侶;這樣的「戀愛」 成績單顯然不及格,應該當掉;但是這種沒有 轟轟烈烈、沒有如火熱情,卻有著細水長流的 平實感情,卻正是對雙方未來能更進一步的 保證。或許我先修的微積分的確應該被當掉, 但是我已經讓她有蠻深刻的印象,再次出擊 就比別人容易馬到成功了。

回想三年來從久仰到初識,以至於現在 逐漸跟她熟稔,許許多多只屬於我們兩人世 界的一點一滴,都一一在我的心版上留下痕 跡。高一初次見面的羞澀,在數學老師口中的 公式—

$$(x^n)' = n \times x^{n-1}$$

表露無遺;她那朦朧的臉龐,就像剛開始時,對「積分就是求面積,微分就是求切線斜率」觀念的模糊不淸、似懂非懂。在每次學到一些比較「奇異」的材料時,老師總是免不了要蓋一篇「這段很重要,因爲...,微積分就是從這裡出來...」的長篇大論,用以吸引我們的注意;尤其是教到無窮級數,總免不了要出幾題

lim 的題目讓大家「瞻仰」一下。這些片段的 驚鴻, 拼湊成了我對她的初步印象。

高二在台大數學系的高中生輔導實驗計 畫聽課,在上到繆老師的微積分時,才算是 跟她接觸的真正開始。從實數論、無窮級數 等...各種初等數學的主題,如同偵探一般根 據各種線索逐漸歸結到她身上, 但是如果更 深入地認識她, 就會由她的內在發現一個不 同於原來, 但卻更寬廣的世界。正如好友的內 心世界有著無窮無盡可供我探索的思考,她 的內涵也一樣無窮無盡, 如泉湧般, 吸引人 去探索、去了解。雖然每週六下午三小時的 date 不夠長, 沒辦法完全了解她的心, 但是 在一次又一次思想的交鋒中, 彼此的距離也 拉近了不少; 尤其是當我倆心靈頻率一致時, 兩人所迸發出來的火花, 更留給我無限的遐 思與回憶。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,老師越講越 深, 我在基礎不夠穩的情況下, 就逐漸跟她疏 遠了;也許就是因爲這樣,我跟她關係才沒有 進展。

由於高中物理對她避重就輕地帶過,對 我這個還算了解她的人來說,我總會爲她抱 不平,因爲這簡直是悔辱她的人格!物理的確 可以不用微積分講,但是絕對不是像課本那

2 數學傳播 十八卷三期 民83年9月

樣,口口聲聲說不用,卻在關鍵的地方拐彎抹 角地偷用,或者是用一句「這部份已經超出我 們討論的範圍」來塘塞學生對數學理論部份 的問號。因此,我對物理課本非常不滿,甚至 已經到拒絕看課本的地步;這或許是認識她 的唯一「不良」後遺症吧。

高三那年算是滿混亂的一年。除了要整合高中三年的課程之外,我又得代表學校參加數學競試、校外科學展覽,外務算是頗多的;所幸學校上的課程中有理科數學,才使我和她免於分手的命運。在理科數學的屋頂下,我和她重新認識對方,也讓我有機會看到她的另一面。正如 Apostol 在他 Calculus 的序裡講的,對於微積分該怎麼教一直都有兩派說法,一派認為應該以嚴謹、純邏輯的角度去看,另一派則說應將之視為一個工具來介紹;我在台大上課時大都是用前者的角度來看,然而在高中上的微積分則受到聯考壓力與高中老師教法的影響,比較偏向解題技

巧。不論是用她本身,或者是利用在尋找她的 過程「順便」開發的技巧,最終目的仍然是要解一些特定的題型,也就是要應付聯考。在這種情況下,作爲解題的工具,她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裡,展現非凡的處事能力;如同一個事必 躬親的女強人,將你遇到的困難一個接一個輕鬆地解決,讓你只有自嘆不如的份。但是反過來想,有這樣一位強力夥伴隨侍在側,要對付大部分的么魔小醜是綽綽有餘了,也使自己在學問之海的過關斬將輕鬆不少。

在保送確定之後,我便正式開始跟微積 分展開全面的第一類接觸;雖然其間有不少 外務阻撓,但是不影響我跟她斷斷續續的約 會,我倆的關係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心當中 愈形親密。在中國的情人節,我不禁要對她、 也對全世界宣布,不論我未來要往哪裡發展, 在別人眼中是成功、是失敗,她都將成爲我永 遠的情人,伴我走過淚水、走過歡笑。

作於甲戌年七夕